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湖南省「散簡」廣西壯族自治區
江西省 青海省 陝西省 卷

中國簡牘集成

第十七冊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簡牘集成

〔標註本〕

第十七冊

湖南省〔散簡〕 廣西壯族自治區
江西省 青海省 陝西省 卷

本冊目錄

一、湖南省出土簡牘〔散簡〕

(一) 長沙市出土遺策

長沙市楊家灣楚墓出土竹簡

長沙市五里牌楚墓出土竹簡

長沙市仰天湖楚墓出土竹簡

長沙市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簡牘

(二) 長沙市馬王堆漢墓出土醫簡

《十問》

《合陰陽》

《雜禁方》

《天下至道談》卷前佚文

《天下至道談》

二、廣西壯族自治區出土簡牘

貴縣羅泊灣一號漢墓出土簡牘

三、江西省出土簡牘

一一二三
一一二九
一一三三
一一三七
一一四三
一一五九
一二〇三
一二〇七
一二四七
一二六一
一二六七
一二七三
一二九三
一二九五
一三〇五

(一) 南昌市東吳高榮墓出土木刺、木牘·····	一三〇七
(二) 南昌市東湖晉吳應墓出土木牘·····	一三一七
(三) 南昌火車站晉墓出土木牘·····	一三二三
(四) 南昌市北郊唐墓出土木地券、柏人·····	一三二七
四、青海省出土簡牘·····	一三三一
大通縣上孫家寨一一五號漢墓出土木簡·····	一三三三
兵法·····	一三三五
軍法·····	一三五九
目錄·····	一三六九
五、陝西省出土與收藏簡牘·····	一三七三
(一) 長安未央宮前殿遺址出土王莽時期簡牘·····	一三七七
(二) 杜陵墓出土漢代木牘《農事篇》·····	一三九七
(三)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敦煌漢簡·····	一四〇一

湖南省
卷

一·湖南省出土簡牘〔散簡〕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在黃河以南，出土簡牘最多的省份主要是湖南、湖北、河南等省，而湖南則是通過考古發掘最早發現楚簡的地方；同時，在二十世紀末，又是出土簡牘數量最多的地方。因此，作為簡牘研究來說，湖南乃是一塊頗值得關注和探討的土地。

湖南出土的簡牘主要集中在長沙地區。早在一九五一年冬至一九五二年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就在其主持發掘的長沙五里牌四〇六號墓發現了一組內容為遣策的楚簡〔一〕。緊接着，在一九五三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持發掘的長沙仰天湖楚墓中又發現了一組較完整的楚簡〔二〕，盡管其內容仍為遣策，但其較完整的形制和清晰可識的文字迅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和研究熱情。爾後，又在長沙楊家灣六號墓出土了一組形制較為特別的楚簡（或以為其年代應為西漢初年〔三〕，但從其文字形體來看，應是楚簡，如商承祚先生就仍將其歸在戰國楚簡類中〔四〕）。但在後來的六十年代，湖南的考古發掘中，一度消失了出土簡牘的聲音。

時至一九七二年，湖南的考古發掘因馬王堆漢墓的發掘而名震世界，久違的出土簡牘在馬王堆一、二、三號墓中相繼被發現，首先是在一號墓中出土了三百一十二支保存完整的竹簡〔五〕，緊接着在二號墓中也發現了一支殘簡〔六〕，而更重要的是，在三號墓中則不僅發現了數百支內容為遣策的竹簡木牘，而且還發現了四種醫簡〔七〕。這些發現，給學術界，特別是簡牘學界帶來了驚喜。

八十年代，湖南簡牘的發現主要在長沙以外的地區，其中，一九八〇年在湖南臨澧九里一號楚墓中，發現了一組內容為遣策的楚簡〔八〕，一九八四年在湖南常德德山發現了二支具有文獻價值的記事楚簡〔九〕，一九八七年在湖南慈利石板村三十六號墓中則發現了近千支文獻類的楚簡〔十〕，又引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

九十年代，湖南的考古發掘成績斐然，不斷的重大考古發現令人驚嘆，而驚人的簡牘發現亦無需謙讓。首先是一九九三年的長沙西漢王室墓發掘中出土了數十件木牘^{〔十二〕}，接着是在一九九六年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的大宗發現，其以萬計的數量震驚了學界和世界^{〔十三〕}，一下子改寫了簡牘大宗多出土於西北的歷史。這似乎還不太過癮，緊接着又在一九九八年的沅陵虎溪山漢墓中，發現了八百多枚內容豐富的漢簡^{〔十四〕}，從而給二十世紀湖南的簡牘發現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湖南出土的簡牘，其主要內容可分為文獻、文書和遣策三大類，其中文獻類的有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醫簡四種，有慈利石板村三十六號墓出土的楚簡和沅陵虎溪山沅陵侯墓出土的漢簡，但至目前為止，已整理發表了的還僅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醫簡而已^{〔十四〕}。文書類則以走馬樓吳簡為代表。其內容大多為關於賦稅、名籍和州、郡、縣各級官府之間的往行文書等，由於走馬樓吳簡的數量巨大，整理不易，現僅整理出版了《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荊》^{〔十五〕}上、下卷，從形制上來說，主要是木簡，而數量眾多的竹木簡仍在整理之中。遣策類簡牘則以馬王堆一、三號墓遣策和仰天湖遣策為代表，但至今為止，馬王堆三號墓的遣策仍祇零星地發表過一些材料^{〔十六〕}，完整的圖版和釋文仍在整理之中。至於湖南臨澧九里一號楚墓出土的幾十支遣策，則因殘破得太厲害，其文字的識讀頗為不易，加之該墓的發掘報告尚沒有發表，故連介紹的文字都比較少。

對湖南出土簡牘的報告和研究，可作不同層面的概述：

首先是一般性的發掘報告，這主要是對考古發掘品的資料性介紹，例如湖南最早發掘出土的長沙五里牌楚墓竹簡，就刊佈於一九五七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寫的

《長沙發掘報告》一書中，由於這批簡出土時竹簡已殘斷，且文字漫滅，很難辨認，研究的價值亦相當有限，故報告中亦僅作資料性的介紹而已。

第二是在一般性的考古報告基礎上，展開過一些專題研究，發表過不同學者的研究成果者，例如長沙仰天湖戰國楚簡，這批簡雖然僅有四十三支，且內容也僅是遺策而已，但由於它是第一批經考古發現出土的較完整的楚簡，故自《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三年十二期上公佈了其出土文物情況以來，一九五七年第二期《考古學報》上又發表了《長沙仰天湖第二十五號木椁墓》，較詳細地介紹了這批竹簡的出土情況，同時刊發了部分簡影圖片。而這之前的一九五五年，群聯出版社就出版了史樹青先生的研究專著《長沙仰天湖楚簡研究》。爾後，像羅福頤先生、商承祚先生、李學勤先生、郭若愚先生、何琳儀^{〔十七〕}先生等都相繼對此作過專門研究，發表過專門的研究論著。

第三是在出土文物報告的基礎上，經專門的整理小組作過整理研究後出版過圖版釋文和註解，且在學術界的普遍參與下發表過不同的研究專著者，如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醫簡就是其例。它較之第二類的研究成果來說，不論是在數量還是在研究的深度方面都要強得多。當然，這也主要是因其內容的文獻價值的多寡所決定的。

有鑒於上述湖南出土簡牘的出土和研究狀況，我們在編撰湖南境內（長沙走馬樓吳簡除外）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以前發掘并發表公佈的所有簡牘釋文時，就側重於對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匯釋性的校註，而其內容的編排也就按照其研究的不同層面分為如下三個單元：第一單元，零散介紹性的簡牘資料。如長沙五里牌四〇六號楚墓出土的殘簡三十七支，長沙楊家灣六號墓出土的有字楚簡五十四支等。第二單元，較有研究成果的簡牘資料。如長沙仰天湖二十五號墓出土楚簡，長

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漢簡等。第三單元，研究成果衆多的簡牘資料，如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醫簡等。

這種單元的劃分基本上以出土簡牘的時代先後爲序，它既便於讀者了解湖南出土簡牘的基本狀況，又便於讀者認識湖南出土簡牘的價值和意義。當然，至今尚沒刊佈圖版釋文資料的湖南出土簡牘，如臨澧九里一號墓出土楚簡，長沙王室墓出土木牂，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遣策，慈利石板村楚墓出土的楚簡，沅陵虎溪山漢墓出土的漢簡等，就不是本冊所能涵括的內容，我們亦只能作點報導性的介紹而已，因此，亦請讀者諒解這種集成式資料匯編的缺限和遺憾。

註釋：

- 〔一〕見《長沙發掘報告》（考古學專刊丁種第二號），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 〔二〕見《長沙仰天湖發現大批竹簡及彩繪木偶雕刻花板》，載《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四年第三期。
- 〔三〕陳振裕《湖北楚簡概述》，載《簡帛研究》第一輯，一九九三年。
- 〔四〕見《戰國楚竹簡匯編》，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版。
- 〔五〕見《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
- 〔六〕見《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載《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七期。
- 〔七〕〔十四〕見《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 〔八〕〔九〕〔十〕見《一九七九年以來湖南省的考古發掘》，載《文物考古工作十年》（一九七九—一九八九），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 〔十一〕見《長沙發掘西漢長沙王室墓》，載《中國文物報》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 〔十二〕〔十五〕《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莧》（上、下卷），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十三〕 見《中國文物報》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五日第七十三期。

〔十六〕 見何介鈞、張維明編寫的《馬王堆漢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高至喜《從馬王堆二、三號漢墓出土文物看西漢早期兵器發展》，載《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湖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鄭曙斌《馬王堆三號漢墓遺策中的喪葬用車》，載《湖南省博物館四十周年紀念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十七〕 羅福頤《談長沙發現的戰國竹簡》，載《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四年第十二期。李學勤《談近年來新發現的幾種戰國文字資料》，載《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五年第一期。郭若愚《戰國楚簡文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匯編》，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版。何琳儀《仰天湖竹簡選粹》，載《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一) 長沙市出土遺策

遺策是湖南出土簡牘的重要部分之一。長沙五里牌楚簡、楊家灣楚簡、仰天湖楚簡、馬王堆一號墓漢簡以及臨澧九里一號墓楚簡均爲遺策。九里楚簡因殘損太甚不易釋讀；五里牌、楊家灣楚簡剩字不多，考釋起來相當困難，故研究成果甚少；而仰天湖楚簡、馬王堆一號墓漢簡出土時保存情況較好，雖散落不成編，但字跡清楚，內容較爲豐富，研究成果亦較多。

仰天湖楚簡，係一九五三年發掘的長沙仰天湖第二十五號木椁墓出土。竹簡共四十三支，所記均爲賄贈死者之器物，包括賄贈者姓名和賄贈物品兩類，贈物有衣物、生活用具和兵器等等，內容較爲豐富。

關於仰天湖竹簡的考釋、研究成果較多。該簡出土後不久，就有史樹青先生著《長沙仰天湖出土楚簡研究》一書（群聯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對簡文進行考釋。爾後有羅福頤先生、郭沫若先生等人也進行了一些文字研究。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又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現，郭若愚先生的《戰國楚簡文字編》、商承祚先生的《戰國楚竹簡匯編》均對此進行逐簡考釋，而何琳儀先生、湯餘惠先生等人在其著作及論文中對有疑義的字、詞、句進行了考訂，解釋各自不同。因竹簡出土時散落，次序已亂，考釋者以其內容分類、排列次序，編號次序已不同於《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四年第三期發表的影本順序，各家註釋時所採用的竹簡順序也不盡相同。多數字詞句的釋讀存在差異，有的甚至釋成字形不同、意義迥異的字。本書校註時以商承祚先生《戰國楚竹簡匯編》的編次爲依據，需註釋字、疑難字和存在分歧的字均逐一註出。

馬王堆一號墓漢簡，係一九七二年發掘的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竹簡共三百一十二支，二千零六十三字，分別記錄了隨葬物品的名稱、數量和大小等，內容豐富。

一號漢墓遺策考釋見於該墓發掘報告《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爾後有唐蘭先生對之進行逐

簡考釋，而朱德熙、裘錫圭先生等人就少數疑難字進行過考釋，提出了新的解釋。因出土時竹簡散亂，原編次不清，考釋者對之進行重新編排，發掘報告根據簡文內容將竹簡編連為：『開頭是副食品、調味品、酒類和糧食，其次是漆器、陶器、梳妝用具和衣物，最後是樂器、竹器以及木製和土製的明器。』而唐蘭先生參照《禮記·既夕禮》的明器陳列次序分成十類依次排列：葬具、食物、穀物、菹醢、酒、用器、燕樂器、內具、燕器及其它。遣策文字有些明白易懂但不得其解，有些則難釋難解。本書校註時以《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的釋文及竹簡編次為依據，採諸家之說，重點註釋疑難字詞。

校註中通假字用（）號表示，字缺或模糊不清未釋出字用□表示，需註釋字、詞列入註釋，說法不一者，逐條排列所註字詞之後。

《長沙楊家灣楚簡》主要參考書目：

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匯編》（簡稱『商註』）。

《長沙五里牌楚簡》主要參考書目：

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匯編》（簡稱『商註』）。

《長沙仰天湖楚簡》主要參考書目：

（一）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匯編》（簡稱『商註』）；

（二）湯餘惠《戰國銘文選》（簡稱『湯註』）；

（三）郭若愚《戰國楚簡文字編》（簡稱『郭註』）；

（四）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仰天湖楚簡選釋》（簡稱『何註』）。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主要參考書目：

- (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湖南省博物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簡稱『馬註』);
- (二) 唐蘭《長沙馬王堆漢軼侯辛追墓出土遺策考釋》(簡稱『唐註』);
- (三) 朱德熙、裘錫圭《馬王堆一號漢墓遺策考釋補正》(簡稱『朱註』);
- (四) 周世榮《關於長沙馬王堆漢墓中簡文——槨(櫃)的考訂》、《再談長沙馬王堆漢墓簡文——槨(櫃)》(簡稱『周註』)。(詳見參考書目)

長沙市楊家灣楚墓出土竹簡

階

八

邛

一

邛

一三

卒〔一〕

一四

註釋：〔一〕卒：商注：卒是衣字的借用字和引申字。古代所謂的走卒，於其衣背施以題識，在書寫字形時用／來示意。春秋戰國文字中，衣、卒不分，每用作衣字，就是作卒形。

□女〔一〕

一六

註釋：〔一〕□女：商注：可能為某種專職女俑的名稱。

想

二二

想

三三

灼〔一〕

三四

註釋：〔一〕灼：商注：灼為一種女奴之稱。